



黃浦江頭葉落時！

柔謝的枯槁憔悴，一陣冷人愁思的微風輕輕地在我們前掠過，我不禁打起了一個寒慄！於是我意識到這是秋來了。啊！真的，看院裡白菊果然是與坡前的紅楓妍笑了，然而我却想起去年的秋的我……

去秋也正是滿江紅頭落花的時候，我與清溪姐正在沈淪於紅頭嶼那清幽的月色之下，我國面對着江水，並肩共依江前的國樞旁，清涼爽，我正得你背誦秋水詩語：「秋在一葉」，在夜裡，我才發現你的含羞。〇你可是同我時分般的憂愁，又是像我時分般的喜悅！〇那時天正黑，如今我找回的領略到這種與愁的滋味了！

像風沙、像石塊 一天中最美麗的樂曲，歡頌它，我

[illegible]

麝香



薇紫中女貞像

出所 一片 外飄 急不 外滴 沉寂 中太

降下呢？然電雨聲陣的大旱愾感暢

100



文風之盛

文藝文藝社成立獻文

今天是一個歡騰的日子，是元旦，也是文藝文藝文藝合併的盛會。我們應順利地進行，於是文藝文藝文藝宣佈成立了。這是一顆小驚慌的誕生，也是香港的年頭中，第一類小驚慌的發生，它有它的計劃，我們帶着它能在文壇上潛移默化，用我少二十多人的血汗來滋養慢長，更有那些前輩先達大荷大師們給我們鼓勵，給以教訓。

我們所學也有長成的一代，更和那些有所為的新文學也有興趣寫作的人們，我們參加我的行列。縱使失敗了，但我們只是盡量實踐中華民族的文化寶藏，挽救流離中的青年，我們只是被嚴厲地審判淘汰。

當到組織文藝社，使我想到香港的青年先後成立的，在這短短五、六年中，文藝文的成立，以至消滅的總數不計而足，如：香港文藝社，風雨、心潮等等的文社，而今見蓬勃。但想到那些消滅了的文社，我應該到我組織青文社時約見幾間學校的同學談話。

我彷彿還記得一位女同學這樣說過：

物敗緣除，是否有偏見的？」
「沒有。」我搖搖頭。
「如果沒有偏見，那我不參加了。說一句實話，現在青年參加文藝的組織，不過為了討幾個錢做零用錢罷了。」

那時我無話可說，根本我不附和這種人再談下去。難道青年參加文社只爲了討幾個錢嗎？難道我們年輕人還心眼看祖國的文化就比誰？雖然現在還有一些前輩們在艱辛的掙扎與在作戰，但這個責任該交與誰呢？我們的身上有，我們既有這個神聖的使命，那我們何必要爲這幾塊錢發覺呢！

我找得會有一張報紙上看見一個新建立的自修文藝社成立宣言文中並論文藝之弊端：文中所說的幾點，我有一二認爲還有點那個問題，我有一「差不多每發一個文藝社成立，都鬧出些亂子」。每月兩餐幾次收，若三或五次，不到會期，便開除名，遲到罰多步錢，早退幾多步錢……試問，每餐時候開的會，那遲到去多少時間？又每餐時候用的茶，那遲到何不多少開會，如將餐會的餐時間有些再繼續縮短！」在這一段話中，當然有些是對，如果遲到或早退者罰錢，那就不

月詩稿

多日是隨依然舊掛
淡水獸獸走過銅鑼片
想滿闌的日子就快來臨

(二)

我的淡水滿掛眼福
是在想思故國的索爾
以及在家的族旅可像作客一樣安康

文藝文藝社耀思

雨偶記

[illegible]

道

[illegible][illegible]

「言」

清楚，啊！原來是太傅寫的日記呢。」

本來稱着個人日記是不好的，但是這個寫日記的人既然已經把他自己的日記都丟了，我也不妨翻開來看看這東西所寫的什麼話罷，好來評他自己的圈套呢！」

好不容易才在廢箱找到了一張近衛侯的遺囑紙上。我懷着驚恐的心情開始日記的第一頁，這裏面上自己姓、地址及貼相片的一頁，但很可惜那張相片已經糊爛下了，地址及姓名也給墨水筆塗得一團糟，看不清楚了，還好姓名的片一經翻動，可隱約的看見一個字——

鶴邊來第二頁，有幾行很簡略的平術字，我迅速就寫成的，並感地

過來一小冊子，裏面便印的已平術字，我隨意就寫成的，並感地

青年

天地

母親笑了，她是在痛痛地愛兒子以往的可愛而感到羞恥！她兒子在她的心底是那麼聰明，那麼可愛，好像不是她的兒子，而是那聰明的心底兒子的第一動。

慈愛的的光芒在她眼裏閃閃躍躍，那光亮化作千萬度金箭，一擁而進，我底靈魂與心底深處，就穿成她心底的根而具，我無價地目容，眼淚湧與心底湧下，我感動地低低而具，一股衷心的力量不可相抑地在我底胸間湧動，我衝進了房櫥，在地板底下翻出那件被弄好了翻滿紅線成的襪子，手取了一放在木架上的襪子，一起拿到正在驚慌莫名的母親面前，我急急地說，甚至連聲求她寬恕的話都沒有，我只有跪拜長，祈求她原諒天地了！

我讀完這篇日記，心裏也很替她擔憂，因為她生病了，我連忙給她寫了封信，告訴她我已經回來了，並且盡我的身體弱，應在養休室養元，所以我今天沒有上課，只在床上聽天的風聲。

我寫完這篇日記，心裏也很替她擔憂，因為她生病了，我連忙給她寫了封信，告訴她我已經回來了，並且盡我的身體弱，應在養休室養元，所以我今天沒有上課，只在床上聽天的風聲。

「一月七日 陰

昨天我没有寫日記。

「十二月六日 晴 寒冷

因為昨晚的精神很差，在中午上課時，不知怎的，我竟然在教室中暈倒了。

我醒來後，已經睡在自己的床上，聽媽媽說，是校醫派人來救回來的，並且盡我的身體弱，應在養休室養元，所以我今天沒有上課，只在床上聽天的風聲。

我寫完這篇日記，心裏也很替她擔憂，因為她生病了，我連忙給她寫了封信，告訴她我已經回來了，並且盡我的身體弱，應在養休室養元，所以我今天沒有上課，只在床上聽天的風聲。

「一月七日 陰

